李忠定公文集

書　館代草

DS
757
L48A2
1705
v.8

LIBRARY
JUN 18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靖康欽宗年號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一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明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立較正

宗後學李榮芳英重訂

詔

起防秋兵詔

靖康初虜騎出境朝廷恬然以為無事防邊禦寇之策置而不問公竊憂之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於上前謂今秋敵必再至宜預詔天下起兵防秋為捍禦之計上命詔諭諸

路安撫總管鈐轄司

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羣敢肆陵侮侵犯邊

境、達於都畿、賴宗廟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用克捍禦、而倉卒之間、輔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斥去奸回、决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所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攘羣醜、則何以震慴狂虜、奮張國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總塡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粮、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非獲已、芺攄大憤、茲惟其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夏國王詔書

靖康元年金人犯闕夏人亦起兵鄜延路繳進夏人檄書上命草詔賜夏國王解其意以慰撫之

詔夏國王朕居春宮十有餘載勿敢怠逸四方所聞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萬機之繁爰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基構之隆上皇付託之重夙夜兢惕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沒燕山俶擾邊境達於都畿肆爲貪殘刼質以往永念卿屏翰之舊信誓皎然義當戮力同濟艱難以敵王愾而陝西奏報乃言卿國點集重兵五路深入攻陷城堡殺傷兵民朕惟卿明允篤誠世濟

忠孝、主於西陲、藩屏帝室、多歷年所、英聲流聞、今至於茲、殆朕德弗類、嗣政之初、未能綏撫之所致也、西顧悵然、良自傷悼、及得鄜延路帥臣章疏、繳到卿國檄書、公牒、省覽、再三。乃知搆兵、起於誤聽檄書、初言中國失德數事、皆曩時大臣誤國、上皇已降詔書、深自悔悼、今朕克已求治、以儉先天下、凡淫巧奢麗之具、一切屏去、蠹國害民之臣、咸已竄誅、前日之事、所不復論、中言賀正人使之歸、所見京城整暇兵甲、修治樓櫓、疑有奸臣變亂、此乃隄防金人之故、豈有他哉、終言與本朝信誓之久、義須救援、以此知卿忠義

動之以情

有素、誤聽致此、初無他心、至於過差之辭、朕初不之辠也、公牒言國書之寶、與舊不同、此乃有司用寶差誤、已重寘責、凡茲細故、朕既釋然、卿亦宜亮、夫金人以蕞爾海隅之國、背天逆神、滅絕契丹、遂陵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卿哉、孤軍深入、理當勦殄、朕以皇弟肅王在其軍中、第命將士驅逐出境邊城晏然、前遣康隨鄭惟康道意、必亮此誠、詔到、卿宜釋去疑慮、撫諭將士、抽迴甲兵、修好如故、高爵厚賜、朕何愛焉、今遣武功大夫王佑、武功郎馬持告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金主書　靖康元年斡離不邀割三鎮既退兵三鎮之民爲朝廷堅守誓不從虜上命草書與虜主道意

靖康元年五月姪大宋皇帝致書於伯大金皇帝闕下菲德之居東宮十有餘年矣適者道君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煩遂議內禪肆及眇躬膺受大寶惟懷永圖願修隣好而兵革擾攘未遑致問其爲懷企何可勝陳言念往日遣使海上通兩國之歡信誓昭然金帛之輸未嘗有缺誠謂世守茲盟無有攜貳而皇子郎君乃掊拾細故敗棄舊約因叛將藥師以兵嚮導虔劉邊陲深入畿甸乘中國之不備遂肆憑陵誠非

所望於善鄰也城下之盟盍緣輔臣怯懦失計重鎮寶貨一切惟命皆出要盟神所不臨豈復可用而況還師渡河刼質肅王已復渝約勤王之師百萬集於城下將士憤怒咸欲邀擊徒以肅王在軍之故深戒用兵使得全師以歸而皇子郎君肆為淫暴屠僇良民係累婦女焚蕩室廬不可勝計緣是之故三鎮之民皆出死力為國堅守雖朝廷號令有所不從此乃軍前失信之所致也重念頃者道君太上皇帝與大金皇帝歡盟相得之厚既滅大遼分燕山之故境以歸中國累年於茲中國未嘗得粒粟尺帛之助而漕

敝邑無辜
說得太覺
哀颯卑弱屈
之甚

運之勞、金幣之費、不可勝計、今燕山陷沒、旣渝前約
又欲併取三鎭之地、使敝邑無以爲屛翰、是豈大金
皇帝之旨哉、且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坐受本朝宰
臣親王之拜、敗盟爽約、妄起兵端、黷貨無厭、求取不
已、有一於此、豈人臣之所當爲、敝邑無辜、橫遭屈辱
以大金皇帝之聰膚仁慈、寧不諒此、遠恃英明、敢以
實告、前日皇子郎君、割地求賂、廣有要索、敝邑不校
悉皆聽從、彼此非誠、人情不遠、誰不知之、欲尋往日
之盟、以結兩國之好、使兵革不用、生靈休息、莫如度
其所可行者、重結盟誓、以信守之、昔我烈祖眞宗皇

帝、與大遼盟于澶淵、百有餘年、未嘗少變、天祚失德、不可振起、乃至于茲、大金皇帝、儻悉英察、使燕山歸於大邦、三鎮安於敝邑、各得其所、保茲舊疆、信使交通、歲幣修好、傳之永世、為子孫無疆之休、碩不韙歟、謹遣使人往布誠悃、儻或見允、願示佳音、所有黏罕國相軍馬、見在河東、亦冀召還、以篤和好、有少禮物、具如別錄、中夏炎蒸、遠祈保毓、

勑榜詔 高宗建炎初元

朕以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

言之令人酸鼻

覆育函夏百有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
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
纂圖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款師待以不疑墮其
奸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旣遷
六宮皆從叔伯弟昆宗室戚屬悉被驅逼禍故之臻
亦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朕心念父兄幽辱於虜廷
憫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
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共濟於艱難以致安
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
懷當時加犒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

感之以情
說本欵之
可听

嘉憫當厚與撫循賦歛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更改潰兵爲盜因聞虜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贓吏爲奸乘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於典憲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已往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乂竄斥奸邪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虖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願淪於夷狄當協力以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幾鄰敵悔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戒諭武臣詔 建炎元年

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爲奸靡所不至實爲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以爲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於武臣卒伍理當闊畧以責後效惟王宗濋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宜知悉

撫諭河北河東詔建炎元年

勑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受内禪海内欣戴日徯治康而朞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奸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既盡取玉帛子女公私財力爲之耗竭乃始刼遷二聖中宫皇族尊㓜中外嬪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總師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重念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

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
朔郡、審問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恃
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摧醜虜、其忠
義軍民等、倡義結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
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
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
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
刼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
師以為應援、應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
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

二年、當議疇其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爲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彊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勑牓獨留中原詔 建炎元年

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重熈累洽、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墮賊計、盡取金帛

子女遂邀二聖鑾輿六宮戚屬悉擁以行夷狄之禍
振古未有四海臣子誰不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
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款宗廟以慰
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之父母
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爲懷是用權時
之宜法古廵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
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師及河北河
東諸路與之决戰已詔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
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留中原以爲爾京城
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天意昭荅中國之勢

浸強。歸宅故都。迴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兵、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士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有疑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戒勵士風詔

朕觀古之爲士者、何其分義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靡好爵、享豐祿、相與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免、相與同患難、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

能無愧於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幾至傾覆而仗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羣材相與恊濟修政事攘夷狄以奉迎鑾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稀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疾病爲辭沿檄以自便者相望於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俟報而東下挈家而遠遁夫禮義廉耻正所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朕初嗣大位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將士大夫狃於故習而未遽革歟巳詔甚失節者寘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爲多士萬世之戒矣其自

今已徃各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廸尚蹈前態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誡諭監司按察州縣詔

朕祗紹丕基撫有方夏勵精求治興事就功皆以利安元元爲本深懼州縣之吏不能承流宣化達於吾民建置監司分道按察或總漕計或司詳刑或掌常平之政或專學校之法職雖不同而所以按察州縣其任一也方其出使朕親御便殿以臨遣之及其還

歸復使進對以畫諮謀度詢之義視遇之禮亦已重矣庶幾德意志慮得以下逹而吏之臧否民之利病不壅於上聞內自畿甸外薄嶺海萬里之遠風流而令行德洋而恩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以底太平之盛而監司未有卓然修舉職事稱朕意者其故何耶今州縣之閒貪吏依勢以侵漁姦吏舞文而巧詆無宿道向方之志有背公營私之心法完令具布在方册而吏惰弗虔荒失詔命使元元之民不被其澤良法美意殆爲虛文而監司曾莫之恤惟以簿書期會爲急務蔑視寒士掊摭細故以塞責而彊禦權勢之

吏、贓汙貪藉、恬不誰何、夫監司朕所以寄耳目之任也、失職若此、朕何望焉、其自今以往、各揚厥職、按察所部、凡姦貪惰慢之吏、曠職失守、違法害民、狃流俗而無享上之心者、悉以名聞、當議竄黜、以爲羣吏之戒、其或附下庇姦、畏避不舉、得於訪聞、罪不汝貸、故玆詔諭、想宜知悉、

誡諭帥臣修餙邊備詔

朕撫有方夏、救寧萬邦、蠻夷向風、稽首來享、蠢玆西戎、昏迷不恭、敢讎大邦、誘逋逃之臣、率犬羊之旅、騷擾疆埸、虔劉邊㽙、裒兇鞠頑、曠誅積稔、神怒人憤、勦

殄有期爰命虎臣徃行天討惟爾六七帥臣實分閫外之寄爲予爪牙整我六師修整邊備奉指蹤之略遵制勝之謨靈旗西指此誠壯士功名之會也爾其振厲士氣奮張軍容繕甲兵具卒乘明號令信賞罰同士卒之甘苦習山川之形勢玩寇掌上視虜目中使戰必勝攻必取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而奏功肅清一方掃蕩巢穴流沙瀚海歸輿地之圖元惡大憝正藁街之戮以攄宿憤大震天聲時汝之績不其韙歟其或不恭邦有大刑朕不汝赦故玆詔諭想宜知悉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城左光先羅生選

　　筠陽戴國士初士訂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書

與鄭少傅書

竊見方寇初作、據歙睦兩界險阻之地、與之結構者數十人、脅從之衆、不過千計、公然僭擬、謀爲叛逆、無所忌憚、當是時、捕盜官司、以實聞朝廷、屯兵守監徐

圖討蕩、必勝之策、則賊乃几上肉耳。部使者報既不以實、乃欲亟剪滅以速成功、計輕慮淺、屢爲所敗、其後悉聚浙兵、屯於青溪、復爲所破、賊勢鴟張、莫之沮遏、焚蕩縣邑、放兵四掠、不旬月間、陷睦歙杭二郡一督麻談笑取之、如入無人之地、盜有府庫倉廩、虜掠婦女、屠戮士民、焚燒屋宇、不可勝計、原其所以致此皆由奏報不實、使朝廷不知其詳、待爲常寇之過也何以明之、往年劉五起於淮南、不過有衆數千人、竄伏山谷間、當時命使督捕、急於星火、遣兵屯守、以鉅萬計、尋即殄滅、此見朝廷除患之速、今方寇悖逆拔

亂嘯聚兇徒非劉五之比而命使遣兵踰時方至此有以知奏報不實致朝廷不知其詳者一也往年討捕劉五監司逗撓不職例皆停廢此見朝廷督戰之嚴今部使者坐失州縣首爲逃竄之計未聞顯戮以勵其餘此有以知奏報不實致朝廷不知其詳者二也近年劉花三起於閩廣不過刼掠邨落未嘗敢與官兵敵然立賞格錢至萬三千緡官至武翼郎猶未敗獲此見朝廷嫉惡之深今方寇公然叛亂建號改年陷沒州縣而其初立賞不過數千緡官止承信郎此有以見奏報不實致朝廷不知其詳者三也夫盜

賊乘間竊發、何世無之、所患者捕盜官司不以實聞。忽之不以爲事。浸淫滋蔓。養成亂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方寇勢巳張熾、不愛人命、動輒殺戮、能用其衆、藐然有輕視官兵將吏之心、所指郡縣如期輒取、此必有狡獪智詐之人。爲之謀畫。未可忽也。某去冬道信州、聞賊猖獗、破浙兵、焚青溪、以輕舟躡使者、分兵攻掠郡縣、竊以謂睦歙當賊巢穴、前後相去、不百里、守禦之具不固、其勢必爲所陷、乘銳以犯錢塘、動搖浙西、有可慮之勢、未幾果聞其陷歙睦、徑趨錢塘、則其智謀豈淺淺哉、然賊能攻而不能守。一時焚蕩

殺戮、以快意。而無固守之計。此可以。力戰。復也。傳聞錢塘陷後數日、淮甸之兵、適至、賊棄城而去、未知信否、縱使不去。亦當。力。争。錢塘有江山形勢之勝。城郭完而民力庶。東控會稽。西鄣湖秀、諸郡。眞設險之地也。自錢塘以東。貢輸運漕。皆所取塗。自錢塘以西。地非不廣。民非不衆。然皆平原曠野。無山川城池之阻。以爲捍蔽。故復得錢塘。屯兵。以。守。之。可、以。遏。賊。之。勢。而。全。二。浙。利無大於此者。爲今之計。破賊之策。莫若擇。良。將。遣重。兵。以臨。要。害。之。地。此、三者相須以成功者也。有要害之地。而無重兵以臨之。則不守。有重兵

而無良帥以統之則將士不用命誠擇威信素著有方畧之帥統重兵以臨要害因敵制變以圖進討則破賊形勢已定矣所謂要害之地者在二浙則錢塘在江東則宣城是也錢塘去睦宣城去歙遠不百里睦歙去賊巢穴亦遠不百里欲復睦歙非命帥統兵於錢塘宣城不可也欲蕩賊巢穴非復睦歙不可也若夫帥非其人及但委監司郡守以統制之不據要害之地而散兵他郡秖欲自保竊恐此賊難以指日削平剗亦未易制其衝犯也恭惟國家承平之久東南之民尤習治安不識兵革一旦狂賊放肆民心皇

皇莫有固志加以頻年水旱民力獨弊州縣追呼搔
擾百出朝廷宜有以大慰安之者而剪除鯨鯢之計
亦不可以不早定也自賊作以來百有餘日焚掠縣
邑而部落不復道攻陷州郡而縣邑不足言一路者
積州縣而爲之者也此豈可習以爲常而不駭痛哉
官兵未聞有捷奏而潰敗者屢矣借使賊徒驟誅假
息更在數月之後兩路之民輟耕失業屯兵仰食坐
有糜費國用必屈他路忽有竊發而應之者何以備
禦此掃蕩之計所以不可緩也伏望少傳太尉相公
以東南大計爲慮進對淸燕之閒極言敷奏賊勢有

不可忽者、擇帥遣兵、進討有不可緩者使狂悖之寇
速就誅夷、江浙之民、早遂底定、天下幸甚、某亦嘗致
書宰執、與此互見、輒錄副本上呈、以備採擇、

與中書馮侍郎書

宣和三年、正月日、某頓首再拜、中書侍郎閣下、某竊
以國家治安之久、東南弛備、郡縣類無城郭之固兵
民不習戰鬭之事、乃者狂寇乘間、起於江浙之間、曾
未踰時、戰敗官兵、攻陷郡縣、歙睦錢塘、皆碎賊手、可
爲痛憤、伏惟中書侍郎、浙人也、賊之所以猖獗、官兵
之所以失利、郡縣之所以不守、必已詳達鈞聽、不復

覼縷以陳第某罪戾之跡幸蒙赦宥獲遂北歸適當賊發之時道路驚恐崎嶇艱阻不可名狀竊思幸生太平之世而親遇駭聞之事夙夜惟念不勝憤懣嘗試策所以破賊者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願試陳之以備採擇之萬一破賊之策大略有三擇良帥遣重兵以臨要害之地是也朝廷選用威信素著有方略之人不患無帥以虎符起畿甸他路諸將不患無兵惟是要害之地制賊之衝以圖進討不可不講某以爲要害之地兩浙在杭江東在宣何以言之賊旣陷睦則杭距之爲最近杭雖爲賊所殘然傳聞不

守、復爲官軍所得、借使未得、亦當力爭而據之屯兵
固守、則跨浙東西、皆有所恃、可以進而取睦、賊既陷
歙、則宣距之爲最近、宣雖賊所未至、然居民皆已遷
徙、官吏亦爲避逃之計、急以重兵守之、毋爲賊得、則
瀕江諸郡、皆有所恃、可以進而取歙、復取睦歙、使賊
不敢放肆、還保巢穴、然後兩路、可以協力、因利乘便、
同時進討、翦除鯨鯢、絕其本根、此所謂地利不可失
也、夫命帥統兵、臨要害以圖進討、此策之必然者也
至於入巢穴、冒險阻、與賊爭利於崎嶇山谷、深林叢
薄之間、則恐非西北之兵所使也、於此有策、當起福

建路兵、及廣行召募福建路槍杖手、自衢入睦、自信入歙、以攻賊於巢穴、則必勝矣、何則、閩人趫捷勁健、耐辛苦而習步戰、履峻嶮之地、如履坦途、尚氣而好鬬、以誅賞激之、用其所長、必得其力、愚竊料之、異時破賊於巢穴者、必此曹也、然閩中比年以來、民力尤困、惟朝廷權時之宜、而優恤之、罷不急之務、以寬其力、必有仗節死難之士、用命而立功者、廟堂之議、幸留意於此、其疎拙不材、曩之遠屏、孽乃自作、幸蒙寬宥、得歸養親、有田梁谿之上、足以俟伏臘、今乃與賊為鄰、金鼓之聲相聞、士大夫之家、率皆遷徙、以避寇、

親年高矣、聚族幾千指、亦將糊口於他郡、惟望朝廷通羣策、擇其善者而從之、克清大憝、救寧一方、使與避寇之人、復得扶老攜幼、以還故居、雖畢此生、得爲太平之幸民、亦足矣、素蒙知遇之厚、敢布腹心、伏幸裁察、亦嘗致書宰執、與此互見、協贊機務之暇、願試取觀之、愚者千慮、庶幾一得、干冐威嚴、無任皇懼、

與梅和勝侍郎書

某違去言教、淛三年矣、前年夏以愚觸罪、蒼黃去國、平時交遊、至厚者、往往不復通問、獨吾和勝、送餞于門、欵曲終日、非高義絶人遠甚、欲敵薄俗而重僚契、

曷能及此銘刻于心未易殫敘別後聞公峻陟從班
屢被寵渥喜而不寐念欲具尺牘致賀謝之誠以通
殷懃而遠屏海隅莞庫征商之外杜門省咎京師親
故書問一切廢絕用是不果辱愛念素厚當不以此
加譴也去冬蒙恩既削罪籍復還故資無九年之謫
而有三釜之養方竊欣幸將自閩中道浙東省親毗
陵適聞方寇竊發于睦屢敗官軍賊勢猖獗道梗不
通遂謀迂路由江南以歸又值黟歙為賊所陷瀕江
諸郡紛然驚擾邨落間盜賊蜂起借聲勢以刼掠者
不可勝計間關險阻自饒信抵池陽偶得一舟涉長

江冒風濤之險幾月而後達金陵又聞錢塘失守爲
盜所據其去毗陵不數百里士大夫家皆遷徙以避
寇勢須奉親挈族餬其口於他邦四顧茫然未知税
駕之所由此觀之其艱危惴慄憂愁之狀爲如何耶
用是數月以來髭髮漸有白者志氣衰落不復如往
時矣行年四十於夢幻不實之境獨驚噩如此何以
堪之一身不足道也所可念者上有高年之親下有
千指之累捨去田園未知適從以吾一身一家幸無
恙猶且憂懼擾攘如此因思歙睦錢塘三郡十餘縣
士民之家以億萬計橫遭屠戮肝腦塗地其酷毒爲

如何毋一念此不覺淚之承睫和勝鄉里與賊境接不百里當稔聞其詳大槩賊作之初捕盜官司意在掩匿不以實聞措置乖方浸淫滋蔓遂致於此爲今之計莫若擇帥遣兵據要害以圖進討下寛大之詔使鄰賊州縣之民知上德澤此則急務竊不自揆以書達宰執諸公論此數事輒以彥爲一書煩和勝達之庶幾無阻滯之患區區愚慮或能裨補萬一餘書亦錄副本浼呈以書意互見恐其欲知本末也千萬勿以示他人爲幸交遊中平昔所畏服者獨吾和勝前年試闈廊廡間語端不虛發何哉士大夫所養以

氣爲主、平時如虎、猶恐其臨事之如鼠、況復泌泌泥泥、惟知佞柔以媒富貴、餘何足觀、每讀前史見古人立名節、大率以氣作之、和勝剛介自喜、胷中之氣常勃勃然、宜其臨事不苟、挺挺有古烈風也、自公登禁從、士夫稱誦不容口、及見謝章、鯁亮奮厲、使人增氣、但恨遠方、不知在掖垣瑣闥所論何事、以平日料之、必有可觀、然方今居可言之地者、論事當以天下大利害、生民大休戚爲本、至於捁擊一二士夫、此未足道、願公勉之、侍從之臣、皆以論思獻納爲職、而任天下之責、和勝匆謂遷南宮侍郎、遂可安枕而臥、富貴

易得、名節難立、當此時、處此位、勿使天下指為善保富貴之人、乃所望於左右也、某素迂拙、加以譴逐、以來、多病早衰、不堪世用、區區之志、惟望朝廷早殄此賊、更冀故人勉輔聖主、以福斯民、得與樵夫田叟、同被餘潤、夫復何言、此外千萬良食自重、

澧陽與許崧老書

某待罪澧陽、纔息肩、復聞有海南之行、不勝皇懼、束裝俟命、即上道、然傳報已久、而命猶未至、益以震悚、章疏不知曾見否、大槩以六事為言、其五皆靖康往事、其一謂既罷黜、不當迂路歸無錫、且與縣官飲宴

惠山、復賚囊士人上書、詆朝政得失、冀復召用、所以屏之海外、坐此而已、方建炎秋八月丐罷相、而歸至十一月、始有落職居武昌指揮、則當其未謫數月間不歸其家、將安歸乎、惠山乃靖康間、所賜以為功德院、一請飯僧、初未嘗與縣官飲宴也、至賚囊士人上書言事、冀復召用、此豈理也哉、是身許國已久、方宜和末變故洶湧、及靖康中、讒謗沸騰、分甘死矣、得逮今日、皆其餘也、豈復吝惜、然聖主在上、睿智日躋、如日中天、而萬物畢照、終冀嘗察、死且不朽、从古賢智、不能自免者多矣、況以疎陋之姿、而值艱危之際、進

不量其才力、遐至於顛隮、罪大譴輕、夫復何道、前蒙
借示春秋集傳玩味諦繹、心舒目明、不能去手、此書
黯闇久、今乃燦然、非精思深考、超詣自得、何以及此
歎服無已、輒作數百言、書于後引之末、未知是否、殊
愧率爾也、然前書所謂猶有疑者、竊恐未免有求之
太備、索之太過處、而三傳之說、亦有邈然與經相違
者、正當信經而不信傳、痛刪去之、然後聖人之意明、
不當尚取其近似之說、以虧一簣之功、願試陳一二、
以質所疑、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於史之闕、則亦闕
之、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若桓四年不書秋冬、十五年夏、五不書月、十七年五月不書夏、此皆史之闕文、故聖人因而不書、以志闕、若於不書秋冬、不書月、不書夏、取諸成歲及辰計之數、求其義而爲之說、則恐求之爲太備、孔子作春秋、於天地災祥、必謹書之、使畏天者知其故、而恐懼修省、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若書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地震山崩之類、此皆德政不修、有所感召而然、故聖人書之、以記災、若於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言霸統將興、而兆齊小白、於甲辰、甲午、地震、言素王終始、而生死孔子、於沙麓崩、言晉文公將霸

之詳、而地理決、則恐索之爲太過、三傳之說、固有與經相違、而可信者、如經書趙盾弒其君、而傳言盾之罪、在於出不越境、反不討賊而已、經書許世子買弒其君、而傳言買之罪、在於不嘗藥而已、弒君大惡也、聖人正其罪而書之、豈苟然哉、雖三傳之說、與經不同、或可信者、近於義故也、至經書襄七年、公會諸侯於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而傳言子駟弒之、左氏謂子駟怨鄭伯不禮、使賊夜弒、僖公。以瘧疾、赴于諸侯、公穀則謂鄭伯將會諸侯、以從中國、而其臣欲從楚、故弒之、所以不書弒者、爲中國諱

也夫以不禮於其君與其所從不同之故遂成弒君之惡恐不若是之甚左氏載八年楚師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若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由是觀之則子駟亦無必從楚之意將會諸侯遂先弒其君何哉左氏第言子駟弒僖公初不言經所以不書之義而公穀言之夫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弒君三十六孔子若正其罪而書之弒君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以責

其臣子、今書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又書葬、鄭僖公。則僖公欲會諸侯、未見而卒、僞。理甚明白、三傳之說、皆不可信、當悉刪去之、以經爲信可也、某嘗謂介甫作字說、其發明義理之學甚深、然人得以議之者、以求之太備故也、古者六書、有象形、諧聲、轉注、假借、會意之類、而一切以義訓之、故不免有穿鑿之患、然則春秋因史之闕文、略而不書者、存而不論、勿求之太備、則善矣、又嘗謂漢儒言災異、其指陳天人之際甚明、然後世得以議之者、以索之太過故也、惟先儒王正厥事、覩天地之變、則側身修行、以

應之而漢儒一切引類爲之說故不免有附會之弊然則春秋於天地之災祥謹而書之者論其大意而不索之太過則善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信道之篤取舍於經者猶如此而況於傳乎三傳獨左氏躬見魯史公穀乃得於傳授春秋書尹氏卒以譏世卿左氏乃言尹氏爲隱公之母善學春秋者所弗取則鄭伯之弑詎可信哉是三者竊意以爲如此未敢必也承切磨之諭故不敢自隱或有可採願無以人廢言其或未然却告垂誨幸甚方幸江湖間相去不遠書問往反可以資講

貫之益今乃屏之海外邈無還期世路方艱千萬爲此道自重不宣

海康與許縂老書

某頓首啓縂老右丞兄侍史湖外人來伏領中夏所賜教暑竊審動靜感慰并秋高江外氣候已凉伏惟燕處多裕鈞候多福某以黎寇未靖尚駐海康官軍進討賊勢稍衰早晚遂南渡矣自抵嶺海幸與小子無恙然從者物故過半瘴癘之鄉眞可畏也蒙誨諭之厚銘佩無已𢌿示易書彖象并論語法言訓詁已領離羣索居之久得聞所未聞於蠻夷寂寞之濱

怳然如奉言色喜可知也憂患中讀易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輒以所妄見者爲之傳又著釋象訓辭明變類占衍數諸篇解剝易體非敢謂足以垂世成一家言聊以自娛忘憂永日而已常恨羈囚末繇求教近於元中處盡傳盛著遂獲窺尋微旨證其所介而考其所不然者幸甚幸甚卓見洽聞發明難言之意多矣然有未能無疑者求於大象似太深而求於彖爻之象似未備也嘗作書與元中論之今錄往又嘗掇所著釋象中數十條致元中處戒其勿他示唯因風録致左右願試取觀之可見大槩廣幾千慮或有

得焉、觀易之象、正猶觀天、辨其分域、察其名數、然後
吉凶妖祥、可得而占、不然、則以斗爲箕、以角爲尾、以
紫微之垣、爲三光之廷、其相去遼絶、可勝言哉、觀象
然後可以得意、得意然後可以忘象、而近世學者、因
王弼筌蹄之說、皆廢象而不談、此所以多失聖人之
旨也、互體卦變、見於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皆古法
不可廢也、漢魏間、言易者泥於象而不求義、其所取
迂闊、多失聖人立象之本意、而自輔嗣以來、一槩以
義而不求象、不得辭之所指、因以失義者、亦不爲少、
要之二者、兼乃有得、嘗試卽象爻之象、審而觀之、其

所以示人者、蓋燦然矣、況以高明之識、精深沈鬱之
思、洞視而熟察之、其所得、遂將超軼絶塵、何可跂及
耶、所謂彖爻之象者、元中書已論其畧、今試及其一
二、姤之女、壯象在乾巽、乾健也、巽長女也、一陰初生
已爲長女、而健、此女壯之象也、晉之康侯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象在坤離、離、日也、坤、牝馬也、坤比於離、以
柔順得君、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象也、餘卦皆
然、第或取互體、或取卦變、或取卦爻、爲不同耳、爻象
葢亦如此、然又有相因以取象者、如益六四、利用爲
依遷國、則初九利用爲大作、所謂大作者、如盤庚之

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定之方中、作于楚宮者是也、損上益下、正在此爻、故其象取於遷國大作、亦猶損六三之爲得友、而上九之爲得臣無家也、有相友以取象者、如頤之初九、以陽在下、有自養之才、然居動體、則不能守之以靜、故爲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六四以陰在上、資物以爲養、然居止體、則有以靜養其威之意、故爲虎視耽耽、其欲逐逐、龜伏氣、虎食肉、相去遠矣、動止殊而吉凶異、亦猶大過九二之爲枯楊生稊、九五之爲枯楊生華也、凡此之類、不可以一端求、因象會意、乃知聖人立象之妙、唯變所適、而不可窮也、

所謂卦體者、頤損益、外實中虛、有離之體、故爻象取龜、大壯外柔內剛、有兌之體、故爻象取羊之類是也所謂卦變者、變蠱之六五、以爲九五、則蠱變而爲巽故其象以先甲後甲、爲先庚後庚、變明夷之六四、以爲九四、則明夷變而爲豐、故其象六五上六、以睛在上爲見斗見沫之類是也、凡此合一卦以觀、然後得之、亦猶頤中有物曰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時一見之、使學者精思而後得焉、妄謂如此、未知然否、願有以警誨之、幸甚、論語法言訓故、發揮妙理、脉絡貫通正得古人立言之旨、甚善、論語皆聖賢言行之要、惜

乎近世以爲童稚所習、而弗深考也、道途間、因爲小子講解、謾著其說、頗是正舊訓之失、如井有仁焉之井、不施其親之施、凡百餘條、今錄十數章徃、以丐鑒裁、或有可取、當令小史、以拙筆故楮、盡書之以致几格間也。世故方爾、吾儕唯當益求性命之理、守死善道耳、餘復何言、詔令既下、想見士夫遷徙紛紛念之心折、豫章遂爲都會、分寧僻遠、自不相關、從者不必更他徙否、得舍弟輩六月初書、已辦來江外、不知後復如何、族大累重、一遷自非易事也聞杜門謝客、唯以著述爲事、不勝歎仰、儒書訓釋既當、不若於佛書

中、發其妙意、雖見性了心、不立文字、然法門差別、理
事通融、徧參自亦無礙、大抵訓釋前言、蓋專以爲已
非爲人也、塊處海島、旣遠朋友漸摩之益、又無書可
觀、其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會聚無期、可量悄
歧、切冀良食自厚、因張潸入還、寓書以承動靜、不宣、

又別幅

來教謂設卦觀象、而繫之辭、故辭皆自象生、說易者
之謬妄、不難窮者、以有象質之也、又金石草木、和合
爲藥、寒熱燥溼、體性頗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字字有象、此言盡之矣、至謂互體不足取、則似不然、

求易之象於正體互體、卦變卦畫、時來俯仰之類、皆不可廢者、若秖於正體中求、即不合者多、必爲之説却成牽强、如觀之盥而不薦、震之七鬯、剝之牀廬、歸妹之虛筐、皆俯仰也、臨之八月、復之七日、賁之相文、咸恒損益之上下、皆時來也、噬嗑之頤中有物、鼎之象、大過之本末弱、小過之飛鳥、中孚之豚魚、皆卦畫也、井之改邑不改井、同人之于野、巽之先庚後庚、皆卦變也、取于互體者尤多、如晉有艮體、則爲鼠、巽有兑體、則爲巫、鼎有乾兑、則爲得妾以其子、履有離巽兑、則爲跛眇、如此之類、蓋不可勝舉、以三十卦考之

噬嗑正體、離震互體、坎艮離日也取諸龜貝之屬也震動而艮止也坎衆也此所以爲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象也豫正體坤震互體、坎艮坎爲盜坤、順也艮、止也所以爲門闕豈、震動而有聲也動乎門闕之間、而有聲、順以止之、此所以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象也餘卦皆然可思而得也、互體取象易可少哉、又觀乾兌爲夬、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得兌爲附決之說、兌乾爲履以柔履剛、以剛咥柔、而得九五爲夬履之說、如是者不可勝窮、然後知易之變、一寓於象、而觀象之妙、一寓

千變、執一端以求之、則差矣、願以精深之思察於幾微者之間、必有神會而黙契者、其或未然、亦望誨諭幸甚、

泰寧與許右丞書

區區挈族、寓居鄉邑、目前粗遣、鄰境巨盜、稍就招納第效尤者、紛紛蜂起、未知得奠居否、方今豈敢懷安、流行坎止、姑隨緣耳、去冬、傳報江上擾攘、及分寧武寧、良用懸情、繼聞羣寇卽退、深隱山谷、當無驚虞、不知且復安處、唯別圖所適、四海横流、其勢未艾、吾儕正當遠引。猶之奕者、須觀局勢。不可留滯一隅。以貽

後悔也。幸熟思之、學易不言象而象在其中、此誠至論、然要須觀象無所差忒、乃可、若謂舍象而能得意則恐未然、春秋推明災異、此正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前書不欲指事、謂如山崩而兆霸統、地震而與素王、恐難以必學者之信、後世山崩地震多矣、霸統不立、素王不作、有詰此者、將何以解之、大抵天地之變、五行之祥、各以其類應、蓋氣之先至者、猶病在五臟、而善醫者、察色按脉、而知之、通古今一理也、宣和巳亥、都城之水、實兆靖康兵革之災、嘗觀開元傳信記載祿山未亂、前數年長安大水、幾冒城郭、乃知

天之告人如此之審非有物使之氣之自應若合符節論災異者不必過求直以類推則得之矣因誨諭故及此頃在海上取自羲和訖于五季史家所載天地五行變異纘爲一書雖未成就然已有可觀篇帙浩大陸塗不能將即附海船來閩中寄沙陽一相識家到此未暇取近傳盜賊焚刼未知存否儻得藁沓尚存編摩成書庶幾有補于世願丐一言冠篇首不朽之傳誠有賴也還家幾半年矣日困人事筆硯遂疎得有定居之所復理故學且從者寓止稍相近可以時從質問何幸如之元中久不通問遠寓瘴鄉殊

使人念之然無寇盜之虞未爲非策也李道夫珪老

時過從否春氣浸暄敢冀爲天下自重謹上狀不宣

卷之二終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三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城左光先羅生選
筠陽戴國士初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書

澧陽與吳元中書

某迂陋有素、惟公知之、去春聞有尹京之召、率湖南義旅、以赴王室之難、次江淮間、乃聞都城陷沒、二聖遠狩、痛憤幾絕、覩上登寶位赦書、悲喜交集、第欲一

至行在覲新天子即丏歸休而途中聞有告廷之命雖荷特達之知自視闕然尤不敢當旣而力辭不獲黽勉就職纔兩月餘雖夙夜罄竭庶幾補報萬一而疎拙寡與動輒齟齬自度終無以仰副聖主委任之意方時艱難不敢貪戀寵祿備位妨賢虛受天下之責力祈退罷幸蒙矜從而論者紛紜不已其言可駭可愕賴上睿明有以照察其無他俾居武昌德至渥也及玆側遷復得澧浦深僻遠江雖使自擇不過如此念愚省咎日以感懼正恐孤危之蹤不能久安于此不然息肩杜門洗心悔往知四十六年之非而高

日新于來者、何幸如之、追思靖康、相從于廊廟、如一夢間、既去之後、國家變故、遂至于此、雖欲效其區區何可得哉、當時動爲身謀、争寵利以御人主、誤國敗事者、今皆安在、吾儕正如救焚、固願出力于焦頭爛額之間、至于力之所不能致、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嘗觀古人處天人之際、未嘗不盡其在人者、至于無可奈何、則歸之于天、故西漢有王氏之禍、其梓柱生枝葉扶踈之祥、見于成哀間、知數者言漢當再受命、故哀帝改號聖劉、幾以應之、豈非天乎、然而劉向拳拳納忠帝室、專以遠外戚、進宗族爲言、雖結深慈

而不懼其後王章因日食之變極論王鳳遂死獄中既更哀成而王氏遂以簒漢李唐有武氏之變其兆已存于宮中李淳風嘗言于太宗而濫徐君羡之誅幾以應之豈非天乎然而則天之立褚遂良長孫無忌來濟郝處俊之徒力爭之皆以貶徙其後上官儀因高宗之怒將草詔黜之竟不果而死既廢中宗而武氏遂以革唐向使成帝能用劉向王章之言不用外戚雖既用而抑之則必無王氏之禍使高宗能用褚遂良上官儀之言不立武氏雖已立而黜之則必無武氏之變然而數子者其意雖切而言卒不用事

卒不可止者天也言雖不用至于斥逐以死而數子
卒不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爲知所守焉靖康
之事大槩類此然而小人之亂邦必至于國家俱斃
而後已可勝歎哉吾輩在宣和末變故洶湧是身已
當死于兵革之間在靖康末讒譖沸騰是身已當死
于斧鉞之下得至今日皆其餘也已爲幸人矣復何
道然有不解于心者兩宫遠狩于絶域羣生方困于
豺狠王室之危若綴旒然此所以終夜不寢痛悼而
寒心者也惟公精忠許國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
室雖藐然哀疚之中此意豈少忘哉峩山于嶺外爲

善地于今日為樂土、其風物見于柳子厚、所作山水記中、似亦不惡、燕處想能安之、頃得信斯書報、眷聚巳往、骨肉皆在目前、尤非細事、某待罪于此、不敢弛擔、遂度嶺、得密邇良幸、弟賤累輩、皆留浙中、累欲挈來、正恐蹤跡不定、故久未果、亦姑聽之耳、松老昨避逅于廬山、相從十餘日、顛沛中、道力益堅、殊可畏仰、有書致左右、今納去、世路方艱、未有會晤之期、此情可量、敢冀節抑哀慕、為天下自重、謹奉狀不宣、

附吳元中答書

敏叩首上狀、敏罪釁深崇、天畀酷罰、先君即世、泣

血釁徵歲律已更尚以乏使不獲奔訃以爲公悳伏承遣使不遠千里慰吊哀惻奉問崩割蒼天莫聞鳴呼不孝不能終養田里馳驅當世又不能忠以敗國事天實留之使受鉅痛靖康之冬聞貶就道時先君極康寧且毅然無惜別意私謂再見可卜錢塘之難七十日幸全以遷吳興書來蒲幅如平時意自此必安矣後十日遂致大故鳴呼遽至此乎藥餌弗嘗大事弗親聞言萬里未即歸死不肖之孤痛何毒也奉命來柳盡室遲至異時辭家今復蒲前而獨先君音容終天絕矣想公聞之亦

不勝其哀也、蒙諭別後出處之詳、矜敏至夷陵聞
公當來白帝、荆盜梗涂、不復相聞、建炎赦令至天
傾地覆、始奉的問、身繫遠方、徒死無益、泣血累日
又復媮生、既聞上聖繼統、又喜公已登庸、八月離
涪陵、九月傳公去朝、去歲奉先君之訃于南嶽、六
月至郴、而比復傳公三易地來使至自澧陽所傳
信矣、契濶三年、人生亦詎非夢、何夢之異耶、垂示
靖康之事、反覆天人之際、甚悉、雖然此公自爲說
可也、先事廷諍、遐無遺恨、進不大任、責有所歸、若
敏何敢言此、受上皇之託、以輔嗣聖、奉淵聖之命、

以宰國事、去位數月、大耻如此、穎史被兵、由求與
責、懐王墮馬、賈生悲哀、古人之心、不吾欺也、得罪
以來、念王室之變故、痛二帝之行役、悼素心之零
落、歎生民之流離、每一念至、不如無生、事旣已矣、
無所效死、惟端居凈慮、以洗四十一年之非、雖然
有不可解于心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如水之溼、
火之熱、性也、亦命也、昔申包胥聞伍員覆楚之志
則曰我必存之、楚大國也、當是時、楚之敵國、君臣
相與謀者、未必敢有是言、而申包胥以一夫言于
野如此、其後哭秦廷乞師、卒如其志、諸葛孔明與

先主論天下于南陽、是時曹氏已擅漢、孫氏已盜
江表、三世矣、孔明之言、無不讐者、海內毀裂、猶爲
劉氏宗臣、張柬之之語武氏于荊南江中、卒復唐
祚、黍祀三百、此數子者、皆論國家于江湖草莽之
間、而國卒賴以復興、由是以談、雖曰天數、亦人爲
也、一夫發志、其烈如此、倘辦諸心、必有以合天人
之願者矣、敏固罷廢、倘得飯疏飲水、生爲宋民、死
臥宋土、夫復何恨、如其不然、雖頑鈍無堪、竊嘗奉
令承教于二帝矣、太祖造區夏、海內蒙福者、于今
十世、民之戴宋、豈有窮哉、惟公忠義蓋天下、功名

计字弍千乙〇
百廿二个

震四夷、精心血誠、宜無不在王室、願言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道遠世艱、無緣面談、故輒發其一二、及舊疏向在湖外、已嘗獲見、此皆目前可數利害也、嵩老報書納去、自桂至象九驛、取道龍城、卻減一驛、但陸出麻蘭之側、頗險、故來者皆泛潯江、一日而兼兩驛有半、大旆果南、或不憚小舟蕩兀、即過我而往、亦良幸、唯爲國保重、謹因還使、布謝不次、斂叩首上狀、

桂州答吳元中書

某再拜、昨日抵桂林、方作書欲遣人、承問使至、特辱

教賜、開諭周悉、感服無已、承錄示靖康舊語、讀之感
慨、方危疑之際、禍患不測、非公力爲辨釋、此身不能
自保久矣、雖公未嘗一一見喻、寧不知之、其秋出師、
固知墮恪計中、亦嘗面道其詳、然力辭而卒行者、非
特迫于威命、如所謂杜郵之賜、勢不得已、亦庶幾立
尺寸之功、以塞厚責、然後解兵歸印、幅巾柴車、徑返
田廬、此素志也、不謂事與願違、駐車河內、未踰月而
廟筭中變、公旣去位、某亦罷歸、一切皆如恪策、而人
罕知之者、初某旣有總師指揮、繼命劉韐爲副、其後
乃知恪所薦也、解潛初與韐、會議于隆德、韐志甚銳、

及潛出兵、韐忽中變、按兵不行、故失期會、而潛有南北闕之潰、適所遣屬官張叔獻者、自韐軍中來、能道其詳、乃知韐將出師、而得恪書、遂有緩師之謀、雖書辭不可知、而意則可料也、其後韐之子子羽、道其書辭于人、果如所料、此二人者、今皆見存、他日可詢也

淵聖又御札付韐、而誤付宣撫司、其戒敕之語、與本司所稟受不同、亦必恪意、解潛爲制置使、折彥質爲河東勾當公事、張灝爲轉運使、折可求爲都統制、皆各受御前處分、進退自如、因報公罷相、遂援此爲言以爲節制不專、難以責成功、必致誤事、非使節制歸

一以謀萬全之策則太原之圍必無可解之理不然願丐罷去遂得請夫恪之意不過欲作相耳而妨功害國其巧如此今恪已死尤之何益所可痛者小人動爲身謀不恤國事一至于是故范祖禹謂用小人者必至于國家俱亾而已豈不信哉前書所謂舞智以御人主者爲恪設也又承詢以天下安危存亾大計如某迂疎再奮再躓進不足以謀國退不足以保身何敢復議此哉試陳梗槩言之不怍恃公之知我耳夫天下猶一身及其病也必有致病之源靖康之禍所以致寇者其病源于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

燕山之役靖康之末所以致寇者其病源于春初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也金賊以孤軍深入重地前阻堅城而後頓邀擊之威初未深知中國之虛實也而吾之援師日集當是時不難于議和其所邀求度可許者許之不可許者勿許則約成而和可久朝廷爲其挾制初不計此所求一切聽從故使賊得以窺中國之弱而約不能堅此失其所以和也當時力爭于榻前者正爲可以脫一時之急而貽將來之禍雖有智者莫能善後虢射夫所謂期年狄必再至示之弱矣諸道之兵既集數倍于賊福寧會議正欲用

亞夫之策復鐵邑絕粮道禁抄掠困其師以勝之而
姚平仲先期妄發其議遂格夫刼寨小衄也而因以
阻必勝之計邀擊良策也而抽回襲逐之兵故使賊
安然捆載而歸無所忌憚此失其所以戰也如奕棊
然豈能盡殺敵而我無所傷哉借使以吾兵之二而
易敵兵之一猶爲中國之利深入者覆師則疆外者
破膽矣失此機會故賊志日侈士氣日沮長驅馮陵
至今爲梗先軫所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者也今國
家變故既爾寧可追咎既往然不知其源則何以治
病此二者安危存亾之源也或者見靖康之末失守

而以靖康之初堅守爲非亦可謂不知變矣夫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事勢豈可同日語哉、賊初犯闕時、朝廷失于隄防、故使之渡河而至城下、其所以急欲去者、初不爲久留計、及再舉南牧、則有必取之心、此不同者一也、賊初抵城下、不數日間、援師已集、中外音問、絡繹不絕、及再至、則虜抵城下、而圍城之中、始以蠟書趣兵、中外阻隔、不通、此不同者二也、淵聖登極之初、士氣人心、賈勇百倍、其後稍稍解體、此不同者三也、其他細故、不可勝言、故在靖康之初、有備則當守。靖康之末。無備則當避。豈可膠柱而鼓瑟耶。今

以後而罪前是猶治病不別脉色不察証候以後藥之失而咎前藥之得豈理也哉夫宣和之間病成而未作靖康之初病作而未甚至靖康末則病甚矣故以靖康而視宣和以建炎而視靖康國勢人心與夫經營之難易何啻相十百哉然建炎之初猶有可為之理者河北失真定懷衛濬四州河東失太原澤潞汾晉六七州皆靖康末有為失之其餘皆為朝廷守兵民之心戴宋堅甚而河北東路京東西陝西諸路未受患也當是時料理兩河以為藩籬因其人而用之則中原可保車駕廵幸不去中原則四方可安譬

猶初病中風者藥石之功猶可及而復爲全人也旣舍此策以苟目前之安坐視數路之困而莫救河北河東悉皆陷沒京東西陝右類遭侵掠去春關中旣擾今則鄜延丹坊又破環慶諸路數月以來未知復如何西北如此則中原豈復爲我有哉譬猶再中風者遇良醫猶不免有偏廢之患醫非其人未可知也西北之于天下非特形勢便利乃將帥士馬甲兵之所出興衰撥亂之具在焉失之則其具何自而得欲修大厦之傾而乏材料可乎賊善因兵于敵非特因粮而已去春破京東西者聞多兩河之人使復用京

東西陝右之人剪髮易服被甲執兵則遇者皆以爲賊望風奔潰何往不可雖東南未得高枕而臥也正猶大廈之傾日葺之則有復全之理不然風雨之所頹圮盡而後已可以數遷爲安耶今日之策急料理之可如東晉然東晉亦未可輕議之也輔相如王導人望如顧榮賀循紀瞻經營中原如祖逖劉琨方面如溫嶠陶侃郗鑒強藩重兵控扼上流始能抗石勒之徒保有江左如奕棊者一失腹心之勢則雖欲保守一隅豈易得哉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術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本君子進則雖微必彊小人

進則雖盛必衰此姤復之象也理必至此心術不同
而已今日之事必眞有勾踐枕戈嘗膽之志必能行
衛文布衣帛冠之政任人者體剛明誠一之德受任
者革忌娟偷惰之風一切以公天下保國家爲心日
引月長使國勢浸强庶乎可爲此安危存亾之所係
也自經變故以來尤覺可不可之有時時不可而爲
之猶逆風行舟用力多而無補使遇其時呼吸響應
順風開帆一日千里可也願公深自蓄養方燕閑時
究觀古今之變而察其機會異時復膺大任則宗社
生靈之所賴必有在矣昔蜀先主勸劉表因曹操在

計字八百十三个

官渡、而襲許昌、表不從、其後悔之、先主曰、天下之事、機會之來、豈有窮巳、若能應之于後、則此未足爲恨、今敵强我弱、然安知異時無可乘之機耶。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世俗論也。某久巳灰心、今復遠屏海外、與中原絶、此志巳矣、因誨問所及、故輒發其狂言、死罪死罪、

〇

象州答吳元中書

區區巳次象郡、跂望龍城、纔數舍、不獲一見、我勞如何、在八桂覩德音、聞車駕南渡、倉卒驚擾、感憤彌日、不能自巳、事勢遂爾、奈何、愚霈曠蕩、獨不霑濡、而譴

責之辭彌重、罪魁怨府、萃于一身、慚怍震懼、益無所容、方建炎初、固嘗建議、謂今日之策、惟有自治自強而已、上下恊濟、真以古之創業中興者爲法、庶幾國勢可以復振、不然、未見其可也、其後以所不合罷去、而募兵買馬、選任將帥、經營藩籬、保據形勢、種種皆以爲罪、已施行者、一切罷之、兩年以來、謀國者不聞有所措畫、賊入吾境、破城邑、擾諸路、恬若不聞、惟幸其不來、而來即避之、不知此何策耶、中國堅強之地在西北、柔脆之地在東南、賊因乘勢、先蕩覆吾堅強之地、而不加料理、今遂長驅以窺東南、此正如曹操

先事河北、關中。而後臨荆吳。其計策豈淺淺哉。東南所恃者、長江之險耳、有戰艦水軍、而後險可用、頃降指揮于江淮剏置者、正以備此、赤壁一戰。而鼎足之形成。魏終不敢有意江陵。使其有備。敵以非所長而輕濟耶。今事已爾。非呼吸所能辨。萬一賊以偏師渡江。又何以禦之、夫避可暫而已、至于再、至于三。將若何、代宗避吐蕃于陝。以有李郭之徒、可恃于後也。德宗避朱泚于梁洋。以有晟燧之徒、可恃以成功也。比殊不聞得大將爲誰、可以膺方面之寄者。有一宗澤、已不能容、況其餘乎、此所以深憂而切痛也。當

國者、姑欲咎既往。以爲歸罪之所。果能有所補耶。且僞楚之事、欲尊用之者、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自開闢以來。豈有二其心而可以立事者乎。比年冠蓋相望于道。彼曾不聞有所報答。而文檄公然指爲僭僞。用意如此。而欲因其所立。以結好。此何理也。使歸罪而足以解紛。所謂死有輕于鴻毛者。戴宋之志得矣。苐恐不可爲訓耳。嗟乎、子胥欲覇吳。而尸浮于江。萇弘欲興周。而血化爲碧。孔融以爲漢而見收。田豐以言效而不免。谷之賢智如此。何獨我哉。今日之事。安處禍患者易、扶持危顛者難、僕已安其易者。則包胥

哭于秦廷、而存楚。東之語于江中而昌唐。必有在矣。恐遂不復晤語、故輒及之、議國是一篇、乃邀說十事之一、謾錄去可以見其梗槩、迂疎如此而欲求合難矣哉、公遂得自便、聞之喜過于自得、承欲卜居衡湘間、恐亦未爲得計、龍城可居、不若少安爲佳、幸深思之、慰諭之厚、感服無已、止有一捨却、覺身心輕安、乃知成就此緣、皆善知識也、然吾儕皆以一念之差、與世故相値、乃爾決非偶然、世間法、莫不素定、惟當坐進出世間法耳、益遠言色、邈無見期、千萬爲天下自重、不宣、

桂州答吳元中書

覩三月六日內禪詔旨，王室變故，遂至于此，痛憤何言。又傳御營將士牓檄，乃知遜位，緣此之故，所傳敵國之意非也。詔旨姑欲假此以爲辭耳，彼爲趙氏之故，而欲以此爲講好息兵之謀，其術不亦疎乎。自古不能自强，而專以退避爲事，威靈盡去，則必有此變。曩議巡幸，亦嘗陳此，以爲留中原，雖艱危，然人心士氣百倍，可保無他虞。幸東南，則肘腋之變不可測。實不敢任其責，蓋亦以理料之耳。方建炎丁未，主謀者既不爲保中原之計，即須乘勢幸建康，而料理淮南

以衛藩籬措置戰艦水軍據江以爲險則東南猶可保而無一旦倉卒之患猶得下策此瑯琊王所以聞西晉之故即日渡江也當時諸人但爲身謀不爲國計謂渡江即天下以棄中原之罪歸于已故操兩可之說爲駐維揚之謀以南遷議歸咎他人揚聲北還又不爲東南守禦之備日復一日惟幸敵人之不來而來即南渡以避之自以爲得策耳然不知大江阻其後非倉卒所能濟則必有擾攘狼狽之勢禍變不測向之謀自以爲巧者乃所以爲疎也大抵爲身計密則所以謀國者必疎爲國計深則所以謀身者必

拙二者不可得而兼故能忘身及家以爲國者國安
而身與家同其休竊竊然惟以謀身爲事則家國必
至于俱亡而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以異而有國者
必以用小人爲戒也別紙所諭何慮之深方今戴宋
之志無窮而不以進退二其心者獨吾二人耳借使
如前書所謂死得其所矣尚何言哉自古必有不二
心之臣死社稷者亦常理也况又不必爾耶宣和間
王蔡童梁所以謀身者至矣然卒不免靖康間唐聶
之徒所以謀身者亦至矣然又不免至汪黄則又巧
過于數子然又有今日之事吾二人者其拙不若人

以其拙故反得視聽食息以至于今此豈可以人力
至耶如僕之危又非公比姑置靖康不論前日用事
者以事勢相激之故必欲置之死所撰造百端處心
積慮念念不忘未及措手而彼已先自罹禍以是知
天之能勝人而力不足以勝命也居易俟命使內省
不疚俯仰無愧足矣如是而不能免亦命也舍虛幻
身求眞實法爲宋純臣而死不猶愈于彼之死乎以
此胸次坦然無復憂懼此說雖似不情然理實如此
不知公以爲何如區區自過象郡頗覺爲嵐氣所中
飲食多嘔姑少留懷澤將理公儻尚居龍城健步往

計字乙千五百二十三个

還、不十數日、可通音問、或有所聞、願見告也、初夏祇數日間、千萬節抑、爲天下重、不宣、

懷澤與吳元中書

承諭晉宋參辰之説、理實然也、曩嘗相與論于省中、臨行亦以此奏淵聖、且謂太原之圍巳幾年、賊之巢穴巳固、不能保其必解、安知未行、彼不以坐困而巳破乎、迫于威命旣行、願任今冬捍禦之責、使太原遂破、亦當圖所以復之者、故多請器甲以行、意欲鼓動兩路之民而用之、旣得罷、而志不遂、所論擣燕山者是也、當時亦有此意、但倉卒戒行、危疑百端、種種不

集迨料理稍就緒廷議已變故不及此當時師中若能休兵平定百里之內牛酒日至犒師與姚古約定而後進兵宜有可觧惜其輕進而吝賞士不用命而墮賊計也若謂按兵中山先聲後實如李左車之說則不然漢兵破趙二十萬衆故燕齊靡然從風威足以讋之也斡離不之師捆載而歸初無邀擊之威則粘罕何憚望風而解太原乎大抵靖康之事正犯師或輿尸之戒而廷議不一此所以卒無成功也高祖非獨以軟頑爲大度又以大膽爲英林曉事爲明智興廢撥亂之主對勍敵馭羣雄大要在此然此乃天

之所賦。非積學所能致。存亡興廢之所係。非偶然也。
建炎初、嘗取漢高光武唐太宗事跡、散在諸傳者、刪
去繁細、掇其大節、爲一書、目之曰漢唐三帝紀要錄、
爲之序而上之、以廣睿聖之意、而譖之者、以爲
且指太公建成之事爲言、其譖愬之術、每下、又非靖
康間比、知書與不知書、故不同也、余堵之事、乃敵國
兵家之常、當時僉議以爲雖洩亦無害者、正欲間之
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曷嘗
畏其知耶、果畏其知、必不以文墨付其使、而取必于
其事之成也、其後王雲雖口傳道其語而卒不公然

以爲言者其意可見但中國所以應之者謬耳其後
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詹太和主其事亦頗得
要約議既變遂不諧爾何獨此哉賊之欲得志于中
國者豈以此故但彼强我弱彼智我愚彼恊我不恊
故我之施于彼者不行彼之施于我者必中如以曹
馬之事間吾二人者遂以爲信然而余堵之事彼不
爲動此乃勝負之所以不同也士大夫不知古今不
識事理徃徃指此爲釁端豈不可笑建炎初知和議
之誤國故批出行遣初無公姓名而江㚖增之此得
之子譚子譚得之世則甚詳他日可詢其後既至行

在履于睿聖前開陳方欲俟措置事稍就緒人章疏
所罷去遂不果疑以爲僞楚之意非也然今日得與
和議之列豈非福人耶往事皆不足復道但當思今
日之策當何以處之吾輩雖不復任責然所以爲國
家慮者不能自已也以愚意料之所謂輕騎潛行欲
襲我亦未必然但既不爲備又無斥候則探報不明
而人必易搖又屯聚左右者正兵甚少皆招安盜賊
如閻瑾丁進之徒皆利于渡南則得以復肆剽掠敵
金人游騎及境則張皇以告急朝廷無備不能自固
而倉卒渡江則淮南州縣盡爲盜賊所破所謂眞楚

通泰、碎于賊手者、乃盜賊、非金人也、藉使金人蔑視
中國、輕兵深入、知其所以應之、彼亦未爲得策、今日
之事、當處兵以扼江險、而又有以扼其歸路、則賊亦
豈敢安居淮甸間、但不知京東西兩路、今復如何耳、
兩年坐視城邑之破、如越人視秦人之瘠、恬不加惜、
遂至于此、罪當以是爲先、而言者咎其不早渡江、抑
末矣、然事勢至此、其初在于不恤諸路、其終在于倉
卒渡江、倉猝狼狽、則威靈盡去、故江北盜賊、得以殘
破州縣、江南禁衛、得以脅制朝廷、此舉動所以不可
不審也、正如低棋對手、高棋未必有殺之之意、低棋

皇恩、多自着破、今日變故、皆驚擾之所致、符堅以百萬之師南寇、謝安出遊別墅、終日處畫將帥、皆當其任、必不如此、偽楚之事、初以其嘗自歸、止于遠屏、欲法光武待盆子以不死之意、其後綠鞫承華夫人語言事、而陳氏之事遂露、睿聖以其據正寢、通宮嬪、故震怒而卒有後命、事在罷相後數月、然不如此。今日之事。未可知也。前疏所謂秋高馬肥虜復入寇、挾金人之勢、不得而制之者、謂此欲尊用之者、其懷貳甚明、建炎初、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姦、以散官安置、既而吳給論汪送部、其後頴川極論二人、以謂必誤中

興遂寘極法次年春邵戚章因張遇事有言繳申二人亦竄逐布衣魏祐連上五書聞亦不得其死其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當不知今存亾也顏川之書明白激切初無指斥之語但論此二人中其要害故下毒手以絶來者祐之書尤知當世大略此數書皆傳異日必見之伸之章所論皆細故以謂如二人者大略非所責然當今任天下之事者正當責其大略而細故可簡伸之言非是如其人亦不易得而欲必置于死地近世所未有也

卷之三終

計字七十六百四十个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四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城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書

再與吳元中書

吳元中名敏許崧老名翰靖康間與公同當軸後與公同竄

所論建炎非靖康比當宜罷和而治兵此至言也石勒遣使東晉元帝焚其幣而卻其使立意如是然後可以立國今乃不共戴天又非勒之比彼方以討僭

伐叛爲辭。而此欲以講和息民爲說。復追悔不尊用邦昌以解紛。雖戲劇不如此。所諭當爲取節是也。然今亦豈可復望爲全人、能保東南、如東晉已是妙手脈絡不通、藥石之功不能至、必有偏廢不舉之處、能遏橫流、使不至大潰、以今證候觀之、亦豈易邪、公意欲徑趨關中、上策也、初議正欲如此、而議者以蒲解爲賊所得、相去密邇、動聽、故深憚徃、屢論不可、始爲襄鄧之謀、前疏所謂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猶當用中策以趨襄鄧是也、其意謂襄鄧、由武關可以通關陝、亦可爲之漸、當時中策不能行、况其上邪、其後

見關中南陽、爲賊所破、則又指以爲非策、殊不知有備而能自強、與敵對壘可也、無備而不能自強、雖遠徙將安之、古人所謂我之所至、敵亦至焉、是已、所論聲多而實少、意多而謀少、此言深中時病、然靖康中、所起防秋兵、而後罷去大半、安能充數、在河陽嘗三具疏爭之、言切而甚詳、必曾見也、其後國論既異、則雖多亦奚以爲、建炎初、有可以得兵之理者、兩河之民、無所歸者衆、而京東西強壯散徙者亦多、十數萬不難集、故當時建議、欲取財東南、募兵西北、既有緒而罷去、言者指以爲罪、遂悉停之、今數路之民、反爲

賊用前日之犯准甸者皆吾民也已有兵不能用而
以資賊今豈可復得邪東南歲漕穀粟財帛者正以
養兵當時亦不患無養之之具今則兵財皆可患矣
又嘗欲以官田如戶絶天荒逃田之類如弓箭手法
養兵于民事已具而不果行然民兵非數年不可用
亦止可施于本土而募兵訓練可以遠戍必兼用之
兵非募即民今人見募兵即曰兵驕不可用見措置
兵即曰民不可使爲兵不知何自而可得也五季之
際兵何嘗不驕周世宗及藝祖用之遂爲精兵大抵
數年來軍政益壞者議論不一而任人不專所以主

之者非其人故也人材固難得然古之建功者未嘗借材于異世舍短取長亦有可用但習熟見聞稍超拔之則議論紛紛此最可患建炎初召關陝將佐數人皆有可觀有李庠者老于邊爲童貫所黜謀畧魁偉非諸將比因薦之爲副留守遂爲淵所毒而死殊可惜淵之忌與潛善同三月初聞淵亦死今將佐尤難得也州縣慣習朝廷議論不一之故奉行滅裂雖美意亦爲文具此風豈易革但朝廷主作得定是非賞罰明白當丕變今國論云何而責州縣難矣夫兵驕民困姦雄擾攘夷狄憑陵猶未足憂而所憂者在

于小人蓋其謀身之計得君之術排陷之謀皆難與爭鋒如建炎初其未至則設穽以待之其既至則掣肘以阻之其既去則多端以歸罪之此豈可與力爭邪因知古人以消長爲天行者惟此係于天非人力所能勝也今雖已爾而羣陰固結者自若觀以抨疏多引會其用意之巧如此事殆未艾猶之病者微有陽氣猶不能死全陰則已矣此所以可憂也嘗思封建雖有末彊本弱之弊然各能立國而夷狄盜賊之患不若後世之甚郡縣施于承平之時則善矣巨盜起夷狄横則往往不能制之三代秦漢以來可覩也

惟唐方鎮之制、處乎封建郡縣之間。葢方鎮者、節度
一道之兵、自唐初有之。當時內有府衛、外有方鎮、表
裏相制、最為得策。至開元末、府兵內剷、邊兵外作、于
是始有安史之變、卒賴方鎮平之、其後裂河北以與
三叛將、德宗繼奉天之難、行姑息之政、方鎮始強、唐
末有巢寇之亂、方鎮益盛、而全忠遂以亡唐、夫唐之
變、藉于方鎮之力矣、所以強盛至于不可制者、措置
失當之過也、國初以唐為鑒、削方鎮之權、以絕尾大
不掉之患、是矣、然至於今日承平之久、郡縣單弱、不
能衛王室、如手足之不足以捍頭目、故夷狄飈馳、盜

賊蜂起莫有能抗之者則守常不變之過也爲今之
計惟復方鎮之制稍因革之可以漸振然節度觀察
防團之類今爲階官不可復改故建炎初置帥府要
郡以安撫使鈐轄都監代之庶幾不駭人耳目而寓
方鎮之意當時即欲分隸州縣減上供財穀使治兵
而假之權議不同者以爲未可分隸而財穀當俟其
具數來上然後降旨故少緩之既而罷去遂已至今
帥要之號猶在蓋有名而無實也或謂此制行則藩
方將有難制者亦過計矣猶之治病當以小者易其
大者故病洞洩則有虛脫之理必以熱藥補之已而

計字四千七百
八十个

戒痢、而痢可為也、病熱者當以寒藥下之、必羸困、則徐以温藥調理、然後可以復安、漢高捐關東以封韓信黥彭、非不知此三人者、得廣地則難制、然當時憂在亡楚、故不得不然、楚亡而三人亦擒矣、今夷狄盜賊之變如此、而欲以郡縣常法待之、無異投參术而欲去癥瘕、起羸瘵、法方變而已憂其弊、豈不過哉、然要在得人、如太原之得馬燧、澤潞之得李抱真、不數年間、遂能以弱為強、嘗著論甚詳、偶已束裝、未果錄、候續馳去、公試思之、以為何如、此事不厭講之熟也

雷陽與吳元中書

嘗誨諭華嚴宗旨、所以與易同別者、久遊虛空、而聞
昆弟親戚之謦欬、慰可量也、然前書竊謂易象正數、
華嚴以種種表法、含容無盡、世間出世間等無差別、
與來誨有未合者、試畢其說、華嚴以一塵含法界、易
含容無盡、此固二書妙處、不約而自合者、至易之立
象以盡意、華嚴之託事以表法、則所謂一塵含法界、
而含容無量者、乃存乎其中、二書立象表法、以示人、
正謂此事、恐不當析而爲二也、華嚴法界不可窮、而
易斷自乾坤以下、本無二理、世間出世間、亦無二道、
何以言之、易之卦以八周、其立象皆八、華嚴之方、以

十圓、其表法皆十、乾以三奇而盡天下之剛健、坤以二
三偶而盡天下之柔順、六子亦然、故天地萬物之情
無不攝總於八卦者、重而錯之、而其象遂至於無窮
此卽華嚴法界之互相攝入也、夫以不可窮之法界
而視乾坤、以百千三昧法門、而視易簡、其不相侔可
勝計哉、然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
法界之成壞、一漚之起滅是也、乾坤之闔闢、一氣之
盈虛是也、寶刹現於毫端、一法周於沙界、遠則不禦
不亦大乎、邇靜而正、不亦小乎、此乃所謂一塵含法
界、而含容無盡者也、豈有大小多寡之異邪、易以卦

爲時、其在華嚴則世界也、易以卦爲才、其在華嚴、則法門也、華嚴法界、自香火海建立、如倒浮屠、遞相圍繞、其說至於不可說、然不離於十方、華嚴法門自十波羅密、建立爲十信、十住、十迴向、十地、有百千無量三昧法門、然不離於十位、易自乾坤立、而爲八卦、自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其時其才、差別不同、而本之者八而已、占筮之法、自一卦復變、而爲六十四。步曆之術、自爻策推之、其數相乘、有不可勝言者、此易之書、所以配華嚴之無窮也、嘗觀十處九會、雖升諸天宮說法、而不離普光明殿、雖普現羣生前、而常處菩

提會、每位必有十方法界、諸佛菩薩、同一名號、來集作禮、同一威儀、慰諭稱讚、同一言說、乃至所事之佛、所從來國無不同者、此何理邪、譬猶鏡鏡相照、光明交處其中、妙影重重相入、無有窮盡、是故百億天地卽乾坤也、百億日月、卽坎离也、百億山海、卽艮兌也、陰極陽生、君子道長、佛出世也、陽極陰生、君子道消、佛滅度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世界生滅相依也、六爻周流、循環無端、萬物輪迴、互高下也、由是言之、華嚴法界、與易之乾坤諸卦、豈有二理哉、嘗觀善財之入法界、徧參五十三善知識、童男童女、外道仙人、醫

卜船師、無不求也、妙高之峯、海岸曠野、城邑聚落無
不至也、文殊導其前、普賢示其後、弾指而樓閣開攝
心而佛境現、其表法之意微矣、然所以爲菩薩道、行
菩薩行者、則不出諸波羅密等法而已、六十四卦、善
知識也、君子觀象、善財徧參也、卦之象無所不取、而
君子觀之、無所不法、自彊不息、積小而大、非精進乎
自昭明德、作事謀始、非智慧乎、反身修德、儉德辟難
非忍辱乎、稱物平施、施祿及下、非布施乎、懲忿窒欲
愼言語。節飲食。非持戒乎、立不易方、言有物、行有恒
非禪定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茂對時育萬物、所

謂慈也、議獄緩死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所謂悲也、欽
食宴樂、朋友講習、所謂喜也、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所
謂捨也、成卦之象、皆出於乾坤、君子觀象、皆得於易
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觀之、華嚴法門、與易
之易簡、諸法、所謂世間出世間也、豈有二理哉、繫辭
論八卦、必妙之以神、八卦者、菩薩也、如所謂文殊小
男、普賢長子之類是也、神者佛也、如所謂毗盧遮那
之類是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
之謂神、猶佛之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
之類、言之異也、八卦用事而易無作、諸菩薩說法而

佛無言、散佛之體、則文殊得其理、普賢得其行、觀音得其悲、勢至得其智、合之則佛也、散易之體、則乾得其健、坤得其順、六子得其動止陷麗說入、合則易也、神無方也、易無體也、佛身充滿於法界、無不在、無不爲也、無芥子許孔中、無虛空、無一塵中、無佛身、翾飛蠕動、皆神之所妙、草木纓結、皆易之所在、反而觀之則大千法界與夫地天萬物、皆在吾方寸之間、故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楞嚴曰、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及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

以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此心地法門也、爲易之說、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爲華嚴之說、則曰當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心靜而明、廓而大、虛而通、寂而靈、建立萬法、爲之工宰、而常患物蔽之、則明者暗、大者小、通者礙、靈者頑、所謂操存而舍亡也、故易立象以含容無盡、華嚴表法以一塵含法界、皆以其本來所有者、示之非能與其所無而增其所虧也、體此道者、莫若誠至、誠則不息、不息則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故

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巳之性、能盡巳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與天地參、此致其誠而天地萬物、得於一心者也。昔之發無上道者、自十信始、故曰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諸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由此充之、爲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成等正覺、猶育孩稚以爲成人、養根萌以爲成林、其骨節枝幹、初以具足、充大之而巳、其悲願之深、勇猛精進、爲羣生入諸惡趣、受種種苦、心不退轉、而况死生禍福毀譽、足驚怖動搖之乎、故能出入三界、遊戲十方、於夢

幻中而作佛事、此致其誠、而華嚴之法界得於一心者也。二者皆不出於心法、故吾儕之所當自事者、心而已、了此則廓然更有何事、夫法華之喻、非不表法也、然不若華嚴全體、表法之圓、詩之比興、非不立象也、然不若易之全體、立象之周、故竊謂二書、聖人與之立教於中國、佛以之立教于西方、其揆一也、然易之教、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華嚴之教、頓直以白牛之車、接上根者、故易之教潔靜精微、由域中以趣方外、華嚴之教廣博妙嚴、由方外以該域中、此其不同者、而其歸一也、兩被來教、皆有不復措意儒術之語、

初罔疑之、今乃知以世間出世間法、判而爲兩之故、
夫晝之所想、卽夜之所夢、生之所履、卽死之所爲、春
之所種、卽秋之所穫、所以處世間者、所以出世間者、
儒釋之術一也、夫何疑哉、神通妙用、在運水搬柴中、
坐脫立亾、在著衣吃飯中、無上妙道、在平常心中、顯
試思之、常愛合論、辯博條暢、無所拘礙、然繩以法度、
得不謂之鑿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禹
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則無惡
於智矣、夫所惡於鑿者、謂逆理也、順水之理、而鑿之
使通、何不可之有、禹導河而鑿龍門、決汝漢、排淮泗、

其所鑿多矣今瀕江諸山陡𡾰其半石壁巉然皆禹
鑿之餘唯順水使就下而趨於海故能錫元圭而告
成功使如近時鑿三山以制河於兩股之中則真所
謂鑿也若合論者其言順理乃所謂無惡於智者宰
予之對社木孔子所以深責之者非特以彊爲之說
而已正爲使民戰栗失周家忠厚之意二者皆因來
論故及之不知然否承錄示襄陵易傳重煩顧肯感
愧兼深近得嵩老六月間書第錄寄乾坤兩象及諸
卦大象今遂得全書觀之慰幸何已頃見其所著春
秋集傳辭意簡古如啖橄欖久方有味意謂羲書亦

然、今乃文采環麗、旨趣明達、引類釋義、其言放肆該洽、如河漢之無極、殊出意表、乃知思精而才高、卷舒雕璞、無不可者、正當於古人中求耳、雖未暇深考、然領畧其大意、卓然高識、發明聖人之旨者博矣、異時照耀、決不磨滅、誠如所論、然猶有間然者、惜其求於大象者太深、而求於彖爻之象者未備也、大象以明一卦之體、有實然者、天行健之類是也、有假說者、天在山中、大畜地中有山謙之類是也、君子法之、有取其義者、有因其事者、有隨其時者、有反其象而法之者、不可以一槩論、反其象者、正猶華嚴淨行會、一切

不善法、皆爲善法、此睽之所以同而異、明夷之所以晦而明也、雲雷爲屯之象、君子以經綸規模、所以濟屯而已、若以經象雲、綸象雷、則不可、山上有雷爲小過之象、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皆過於所當過者而已、若求諸雷山之象則不可、凡此之類、皆求之大象太深者也、象以言一卦之才、爻以言六位之情、有是象、則繫之以是辭、擬之而後言、非苟然也、象之象、有取正體者、姤之大壯、晉之錫馬蕃庶之類是也、有取互體者、蒙比之筮、大畜之不家食之類是也、有兼取正互體者、屯豫之利建侯、渙萃

之假有廟之類是也有取卦變者井之改邑不改井
噬嗑之利用獄之類是也有取時來者臨之八月有
凶復之七日來復之類是也有取卦爻者中孚之豚
魚小過之飛鳥之類是也孔子於嗑噬言頤中有物
於鼎言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於井言巽乎水上
水井於小過言有飛鳥之象皆一見之使學者比類
而思焉其實象辭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爻之象有
一爻之辭而兼五爻者若比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
邑人不戒是也有兼四爻者若解之九二田獲三狐
得黃矢是也有兼三爻者若師六五田有禽長子帥

師、弟子輿尸是也、有兼二爻者、若姤之九五、以杞包瓜是也、有相應者、若暌之厥宗噬膚、遇主於巷之類是也、有相比者、若豐之遇其配主、遇其夷主是也、有取正體者、鴻漸於木、射雉一矢亡是也、有取互體者、若晉如鼫鼠、用史巫紛若是也、有兼取者、若鳥焚其巢、繫於苞桑是也、有取卦體者、若頤損益之龜、大壯之羊、剝之床是也、有取卦變者、若無妄之不耕穫不菑畬、巽之先庚後庚、豐之見斗見沬是也、有取爻之剛柔者、若豫有艮體、爲介於石、而困之剛爻、亦爲石、節有艮體、爲不出門庭、而同人之柔爻、亦爲門是也、

有剛柔之爻兼取者、若革之九五、頤之六四、皆爲虎、遯之六二、革之初九、皆爲牛、是也、時物不同、唯變所適、雖取之非一端、其實爻辭、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頃嘗疑觀盥而不薦、嘗作浹盥之盥、謂其致潔誠以先之也、及考之象、乃知爲裸鬯之裸、蓋卦體有裸鬯之象、其二體坤巽、巽入也、坤地也、裸鬯入地、以求神於陰、所謂臭陰達於淵泉者也、裸灌盥、其字通用、見於小學、是以知欲定象辭、不可不求於象也、又嘗疑姤九五、以杞包瓜、杞之象、在四、謂初剛柔正應、及考諸象、乃知象在九二、蓋二居巽體、巽爲木、木之堅忍

而體卑者杞也、柔生於下、如將蔓之瓜、以杞包之、使得所附而不高、則柔道牽而不長、以之者五也、故爲以杞包瓜、方姤之時、其權在二、其忠在初、故羸豕也魚也、瓜也皆初之象也、而金柅也包也、杞也、皆二之象也、使二能制初、則剛柔相遇、常爲姤而已、不能制之、柔道浸長、而變二之剛、四陽皆爲之遯、然則杞之權、安得在九四哉、故二爲包有魚、四爲包無魚、爲是故也、是以知定爻辭、不可不求於象也、今考蘇老之說、亦以盥爲致潔、以杞在九四、則誤矣、凡此之類、皆求之象爻之象、未備者也、然區區妄見有與說易者

不同、而獨與嵆老合者、如漸上九、鴻漸於陸之類是也、有大同小異者、如中孚之豚魚吉之類是也、鴻之爲物、以知進退爲義、進至於陵極矣、故復漸於陸者、以退爲進、所謂進退可度也、故其羽可用爲儀、吉在象、則下艮爲陸、上巽爲進退是也、而說者惟求進義、至欲改陸以爲逵、不亦過乎、嵆老雖不取象、而亦以爲退之漸者、以義得之也、中孚成卦、二陰偶於中、四陽周於外、蓋有胎卵孚保之象、胎生之多者、莫如豚卵生之多者、莫如魚、故其象爲豚魚吉者、聖人仁心感物、及於胎卵、其政則所謂不麛卵、不殺胎、取鳥獸

魚鱉、必避其孕乳之時是也、捴老之說、謂中孚有伏卵之象、得之矣、而謂三之象、爲豚、四之象、爲魚、則非也、方欲參訂、以捴老之是者、正此之非、而以考於象偶有得者、亦以告之、庶幾有以互相發明也、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猶之像設、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使觀象者有所考焉、審象而得之、如高宗以夢而得傳說、循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璞而得死鼠、由規矩以爲方圓、然後可以議方圓於規矩之外也、即陰陽度數以求道、然後可以見道於陰陽度數之表也、相馬者、按法式以求之、則儀氏鞲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

闕一不可、及其至也、則牝而牡、黃而驪、足以得天下
之馬、未能察馬之法式、而曰我能得馬者妄也、魚兎
得、筌蹄、捐。淳酎流、糟粕棄。此爲得象者言。而非求象
者之事也。所著釋象諸篇、方欲即此以求象、詎敢自
謂得哉、然用心則苦矣、平時觀書、常患涉獵。多以意
讀而弗深考。偶有所得。隨亦忘矣。唯筆削之、則說而
不通必思、思而不得必考、洗思慱考、心醉神開、然後
得之、此訓釋前言、所以不爲無補於學也、雖然、豈敢
謂足以垂世哉、聊以自娛、永日而已、易者、憂患之書、
學於憂患之中、乃能有得、正猶詩之窮、然後工也、雖

不欲示人、至於朋友同志、亦所不秘、今擬釋象中數十條、如前所言者、錄致左右、乘暇試一觀之、或有可取、不至如宰予之對社、願以一字定褒貶焉、其乖於理者、亦望一一疏示、琢磨之益、正望於左右也、然竊願勿以它示、葢其間亦有未安、隨得隨改者、未欲拈出、惟并此能因便風、錄以寄崧老幸甚、時方艱難、吾三人者、皆羇旅數千里外、而書疏往反、所論如此、書生習氣、眞可笑也、互體卦變、見於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其來久矣、時來者、剛柔相推、相交之法、俯仰者卦之覆變、九師之流、各祖述之、以自名家、皆古法也、

漢魏閒談易如京房翼奉陸績虞翻之徒則一槩以象而不及義故其取象迂濶而煩多悖於義因以失象者多矣自輔嗣而降則一槩以義而不及象故其訓義不得辭之所指因失立象之意亦不爲少二者胥失也孔子賛易蓋兼備焉象少義多者欲學者精以思索惟於十三卦制器尚象大振發之者舉一隅之意也平時常疑今之筮者惟用爻辭而彖辭幾於虛設又諸爻皆變莫之適從因考古之占法乃知爻有變則從爻辭如陳侯之筮敬仲遇觀之比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爻無變則從彖辭如孔成子

之筮衛元、遇屯、以示史朝、元亨利建侯是也二爻以上變、則從所變之彖辭、如穆姜之筮、遇艮之隨、元亨利貞無咎是也、如此之類、非考則弗獲此思學之所以必兼也、亦恐欲知、故因悉問時來俯仰、著於此、信筆作書、不覺辭費、然公方北歸、我正南渡、自此書問勢難數通、而況欲窺尋聲光邪、會晤之期、益以遠矣故因論易華嚴之合、輒以所妄見者、以告、庶幾坐進此道、則雖湖海阻邈、未嘗不若談笑於一堂之上、其或未然、切望鐫諭、敢不欽承、餘唯爲天下自重、不宣